

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名家经典巨著传世典藏



巅峰过后  
西奥多·罗斯福

COLONEL ROOSEVELT

[美] 埃德蒙·莫里斯◎著 傅强 郗毅 张广龙◎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SOUTHERN PUBLISHING AND MEDIA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COLONEL  
ROOSEVE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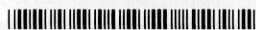
---

巅峰过后  
西奥多·罗斯福

[美] 埃德蒙·莫里斯◎著  
傅强 郅毅 张广龙◎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新世纪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巅峰过后: 西奥多·罗斯福 / (美) 莫里斯著; 傅强, 郅毅, 张广龙译. —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05-8622-5

I . ① 巅… II . ① 莫… ② 傅… ③ 郅… ④ 张… III . ① 罗斯福, T. (1858 ~ 1919) — 传记 IV . ① 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1256 号  
广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9-2012-040

COLONEL ROOSEVELT

Copyright© 2010, Edmund Morri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人: 孙泽军

策 划: 李江南

责任编辑: 宁 伟

特约编辑: 刘宝江

装帧设计: 揽胜视觉

技术编辑: 陈 雪

**巅峰过后: 西奥多·罗斯福**

[美] 埃德蒙·莫里斯 著  
傅强 郅毅 张广龙 译

---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8.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5-8622-5

定 价: 8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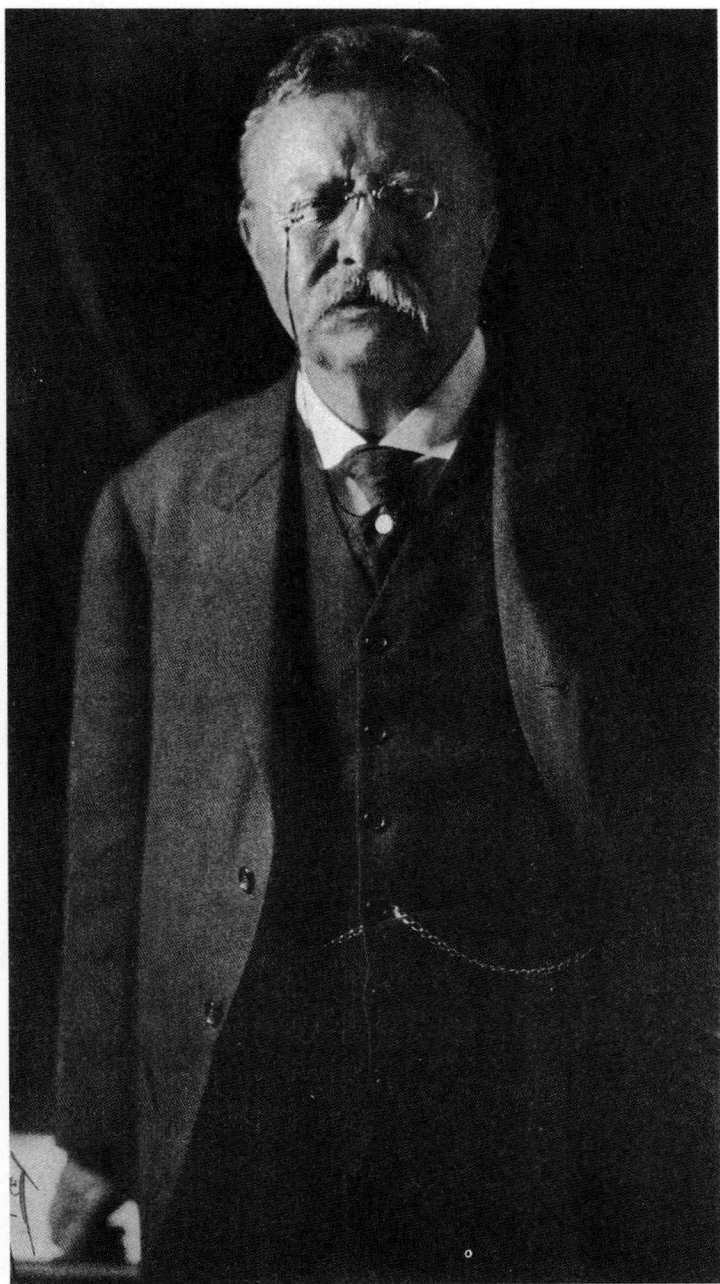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调换:

北京广版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010-65542969

巅峰过后  
西奥多·罗斯福



献给罗伯特·卢米斯

古往今来，有人纵然天赋异禀、富可敌国，其幸福感却不会增益一分；有人纵使位高权重、才干过人，却鲜有微贱之人对其心生丝毫艳羨。究其原因：其一，或因鹤立鸡群者多谋宏图伟业，然宏图伟业往往历劫遭难，多以惨遭失败而终；其二，人生在世，难免历经苦痛，然人中豪杰若皓月当空，若遭困顿，引人注目，朝野议论纷纭，因此事无巨细，皆记录在案。若云此辈频遭不世之厄运困扰，谬论矣！

——塞缪尔·约翰逊，《诗人列传》（1781年）

巅峰过后  
西奥多·罗斯福



序幕

# 罗斯福非洲考察之旅： 1909—1910年

---

---

罗斯福坐在火车车头前的驱牛排障器上方的瞭望椅上，那是英属东非铁路公司的工作人员专门为他配置的。坐在上面，他可以感觉到隆隆的机车正在强劲地把自己从蒙巴萨市沿着极度干燥的塔鲁高原边缘推向高地。他有一种幻觉，自己正在被送往远古时代——多么令人兴奋啊！

美洲大陆的记忆已经逐渐模糊，有谁能相信，自他卸下美国总统的头衔到现在才仅仅过了7周呢？他口袋里的小本子上赫然写着：1909年4月22日。不过，在这片终年炎夏、昼夜等长的大陆上，那日历倒也无关紧要。很多土著人都是文盲，更别提认出“西奥多·罗斯福”这几个外国字了——尽管它们被非常显眼地印在罗斯福身后的货车厢里的枪袋上。不过，枪袋里装的东西可能会让他们印象深刻：一把兰德—兰德公司出产的“皇家”等级0.50/0.45英寸（英制长度单位，枪械子弹一般都用英寸作单位，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后文同）口径的“Nitro Express”双管步枪，它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步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手提藏书——大约有6打口袋书，内容从《旁经》到帕斯卡尔的《思想

录》，都是用猪皮革装订的，摆放在定做的铝制手提箱里的格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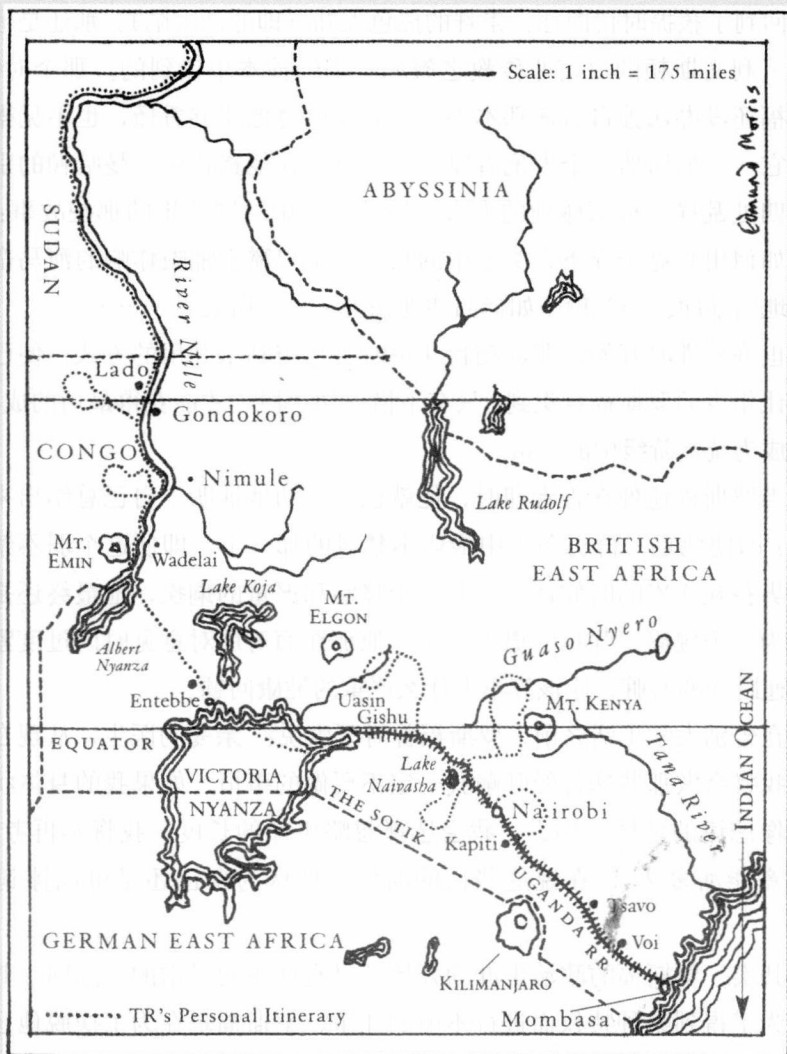
透过夹鼻眼镜，他兴奋地凝望着眼前的史前风光。被太阳晒白了的草浪如波涛，四处翻腾。面包树呈浅灰色，显得异常高大，在干血色的蚁丘间扭动着。黑人男女就像洞穴壁画中的简笔画人物一样裸露着身体，当火车朝着他们驶来时，他们毫无表情地死死地盯着驶来的庞然大物。无论在非洲任何一个地方，罗斯福都不得不习惯这种赤裸裸地注视。从他们的表情里，读不到任何信息，既不是接受，也不是拒绝，似乎只是一张张野蛮人的刻板面孔而已。

好在异国情调十足的另一幅景象让人略感舒服：成群的鸟儿跟着他们的列车一直向前飞，它们拍打着翅膀在车窗边一闪而过：有带着彩虹色彩的小太阳鸟、有绿色的食蜂鸟、有黄色的织巢鸟，还有黑白相间的犀鸟——它们总是最后一刻才从车轨边一跃而起，好像伸手就可以把它们抓住似的。罗斯福一向喜欢拥有漂亮皮毛的动物，除了那些羽毛鲜艳的鸟类，还有地面上几乎覆盖住整个地平面的羚羊大军——羚羊、狷羚、非洲大羚羊、黑斑羚，以及各种各样的、不同品种的羚羊浩浩荡荡。总是四处乱窜的斑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赶离铁轨，才不致影响列车前行。最悠闲的要属挂在树枝上的长尾猴，它们一只接着一只地从一棵树旋转着跳到另一棵树上。另一侧，几十只长颈鹿慢悠悠地护送着罗斯福一行，它们笨拙的身躯构成了起伏的送行的波浪。

尽管罗斯福把自己的眼镜擦了又擦，但他那双 20 世纪的眼睛还是无法看到塔斯沃自然保护区——“人类历史上消失已久的伟大的土地”——的踪影。想到这里，“人类”这个词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虽然是个普通名词，在这里却指代了整个人类文明，而非哪种肤色、哪个种族。尽管“文明”可以是一个简单而单纯的定义，但是在这一瞬间，一个想法忽然使他感到害怕：也许在不久的未来，这所谓的“人类文明”也会消失殆尽吧！



罗斯福如同来自外来世界的入侵者般走进了非洲这片土地，不论是整个动物世界还是植物世界都对他避之大吉。或者，换一个说法，他只



罗斯福在英属东非游猎路线图，1909—1910年

是退回到了孩提时代向往、崇拜的黑色大陆（即非洲大陆）。那还是他在大卫·利文斯顿的《南非传教之旅》一书的抄本中读到的。那个时候，罗斯福还没办法独自看懂那本书——其实就算他能够看懂，也不见得搬得动它——他居然一个人抱着厚厚一本书，在他爸爸位于曼哈顿的别墅周围四处乱撞，央求碰到的大人们给他“讲解”图片里的那些故事：大象是如何用长鼻子夺下人类手中的长矛、下巴噼里啪啦作响的河马奋不顾身地向前冲、一头狮子如何凶残地伤害了一个白人男子……

也许从那时开始，非洲动物斗争时尖牙与利爪并用的方式，便已经开始让年少的罗斯福意识到：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才能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

当罗斯福还处在青春期时，他就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自己总结出来的理论：即便他是一群男孩子中最弱不禁风的那一个，即便这个弱不禁风的小男孩在3岁的时候还差点儿死于哮喘和严重的病疾，他最终还是能够成为一个健康、强壮的男人。至于他那在面对反对意见时因过度紧张而加速跳动的内心，应该算不上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

在告别大学生活之前，罗斯福曾对医生说：“亲爱的医生，从现在开始，我将会做那些您曾经叮嘱我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如果我的身体状况真的像您说的那样，那么，我会选择忽略生命的长度。我将不再考虑，我究竟能活多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还是可以撑到60岁的。

其实，罗斯福的政治生涯的开始还是有些不同寻常的。不同于其他人的为了得到某种特权而进行不懈的斗争，罗斯福是在为了摆脱他已然拥有的特权而挣扎。虽然他当时只有22岁，但已经拥有了“纽约400强家族之首”的头衔。可惜，这个头衔却把他挡在了政治的大门之外——民主党当权者中的顽固派们在这个问题上可是相当固执。再说，为选票而四处奔走的职业，似乎也 and 罗斯福“哈佛大学高材生”的身份不相符合。

于是，罗斯福选择了斗争。斗争的武器不是小时候听到的故事里面的尖牙和利爪，而是他能够找到并加以利用的任何工具：无论它们是

锋利精致还是迟钝不堪，只要它们能够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他便兼容并收，不加拣择。他的足迹北至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他当时的身份是丝绸储备区的装配员；西至达科他州，他当时的身份是农场主和副警长；南至华盛顿，他当时的身份是行政部门的专员；再次回到纽约市，他的身份已然是警务专员；之后，他再次南下华盛顿，身份又换作了海军助理部长。在南北奔波的过程中，罗斯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崇拜。这些资本，在他后来的权力之路上成了推动他一路前行的重要力量。即使不能够将美西之战的功劳全部算在罗斯福头上，他在这场战事中所起的作用也大于威廉·麦金莱（美国第25任总统）执政期间的任何一位政治人物。之后，罗斯福组建了自己的“罗斯福志愿军”。作为骑兵团的上校和媒体团的首领，他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政客化身为一位战争英雄。年仅40岁的罗斯福刚刚脱下军装，便又华丽转身，成了纽约州州长。两年之后，麦金莱第二次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而42岁的他则成了美国总统的副手——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1901年9月，一颗暗杀者的子弹让西奥多·罗斯福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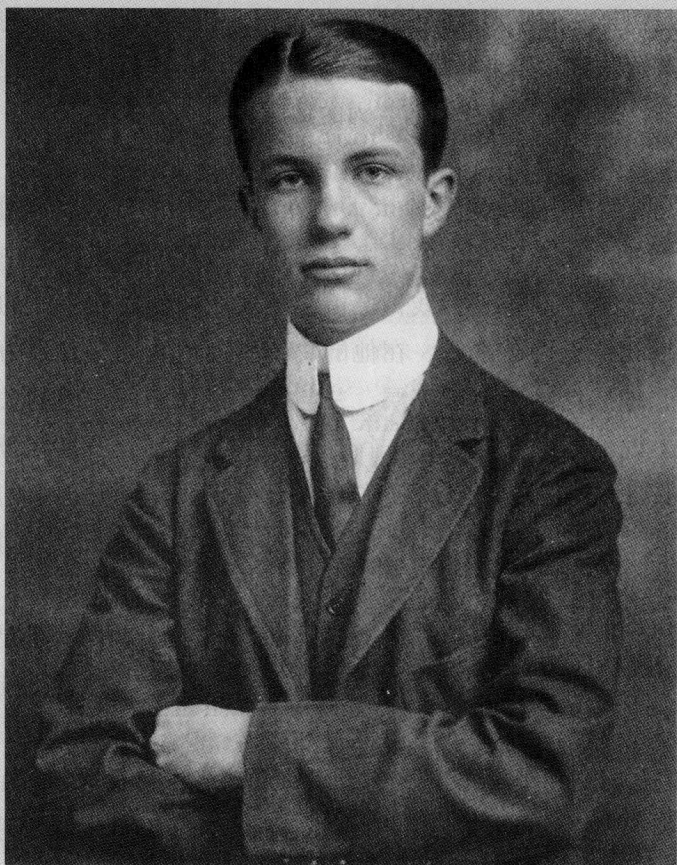
1901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鉴于他一贯的强硬手段和好战风格，许多美国人不无担忧地迎来了这位新的战斗总统。他对军队近乎专制的重组让非主战派的人们惶恐不安，而他利用海军一统西半球的野心更加让大家诚惶诚恐。不幸的是，这些恐惧和担忧随着他之后的一系列措施变成了现实。1903年，他使用武力成功地赢得了巴拿马革命，从而让美国拥有了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权利。无独有偶，他也让他的舰队顺利地一片海域驶向另一片海域。与此同时，罗斯福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高速和高效也让人大吃一惊：1902年，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古巴作为独立国家的身份；为了让“菲律宾暴动”尽快结束，他表示接受此次起义的部分胜利；1905年，他小心谨慎地在日俄战争期间进行斡旋，最终颇有成效；1906年，他再次干预摩洛哥的军事危机（即“丹吉尔危机”），这件事情，与日后欧洲诸国的争夺战不无关系。

“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名单上的第一位美国人就是他西奥多·罗斯

福。此项殊荣花落罗斯福，主要是由于他在日俄战争和“摩洛哥危机”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和起到的积极作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非常迅速，这当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罗斯福一直以来都在成功却悄然地牵制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毕竟，后者是当时国际舞台上最危险的独裁者。

无论怎样，罗斯福似乎一直没有在武力和谈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谋求共识的方式中选择出更为有效的一方，自然也没有办法将其中一种方式标榜为“正义的方式”。在他的著作中，《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和共计4册的《西方的胜利》应该是他最具学者风范的两本著作，但即使是在这两本书中，他好战的、膨胀的野心依旧暴露无遗。按照时间顺序来阅读罗斯福撰写的几本传记，从《托马斯·哈特·本顿》到后来的《莫里斯》，再到《克伦威尔》，这些书摆在一起，俨然就是罗斯福自己的真实写照。在这些书中，他将自己刻画成一个真命天子、一位先知、一个受过教育的改革者、一名跟敌对势力斗争到底的独裁者。在他撰写的众多书籍中，他的三部曲应该是最能够完整表现他的个性特征的作品了，在《农场主的狩猎之旅》、《牧场生活和狩猎》和《荒野猎人》这三本书中，罗斯福展现了自己暴力十足的杀戮欲，以及他对自己所要射杀的生物的温柔情感，这种大相径庭的对立情感的结合实在很难被常人理解。

在罗斯福看来，性欲是在任何书中都不应该涉及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是很像荷兰归正教会的牧师，小心遵守着清规戒律。但是对这个话题的禁忌，并没有影响他对生育问题的强硬态度：“计划生育”在罗斯福看来，与“种族自杀”毫无差别[“race”（种族）一词在这里用来指代“nationality”（民族）]。一个先进的社会，必须不断地繁衍后代，生生不息，只有这样，这个社会的经济力量才能够扎根发芽，并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优势。他一直为自己有6个孩子而感到骄傲，并毫不掩饰——如果他并非有意流露——他想要将那些抱着“生活需要节制、需要远离辛劳、危险和痛苦”的理念过日子的男人通通阉割的想法。在他眼里，这些男人要么是“崇尚不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要



克米特·罗斯福，1909年

“克米特跟其他兄弟相比要脆弱得多。”

么就是不愿为改变世界扮演积极而有力的角色的“娘娘腔”。“积极而有力”似乎是罗斯福的字典里最受青睐的词组。就像脚下的这条将他推向新纪元的英国铁路，如果要描述它，罗斯福必然会这样说：“它是热切的渴望的化身，是当今社会积极而有力的物质文明的化身。”



乞力马扎罗山上的冰冠像个大大的悬浮在空中的气泡，冰冠底部蓝色的斜面似乎融化在了蓝色的热高空霾中。冰冠的南面在空中与脚下的英国铁路形成了两条平行线，像极了英属东非和德属东非的天然分界线。罗斯福绝无逾越之心。在他的总统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改善英美关系，他广泛结交英国高层，并与其保持稳定而积极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算得上一个“英国名誉公民”。罗斯福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让欧洲人了解并理解的美国公共人物，我不仅是一位绅士，关键是，我一直按照绅士的原则要求和规范自己。”

目前，他是华盛顿国家博物馆的名誉标本采集员，同时也是英国女皇殖民办公室的座上客；爱德华七世曾亲自发电报表示欢迎他前往任何英国殖民保护地。即使是行李箱中的来复枪，其捐赠者也都大有来头：56位英国知名人士、国会议员、博物学家和著名作家及学者。在这种情况下，他绝无理由刚刚从一个帝国中抽身而出，就将自己置于另一个帝国之下。鉴于目前国会对于德国做出的军队建设计划——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已经宣布新增3艘战列舰——的紧张态度，他深知自己该如何“有外交风范地”行为处事。

他的非洲之旅的行李中，有一份手稿，那是他为受柏林大学之邀、将于明年春天举行的演讲而准备的。在演讲稿中，罗斯福高度赞扬了威廉帝国的“朝气蓬勃”；而这样的措辞如果是在法国的索邦大学或英国的牛津，就显得完全不合适。在这3所大学中，罗斯福希望自己的演讲听起来更富学术气息，不为别的，只是尽量避免激化欧洲三巨头之间的矛盾。毕竟，无论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也无论他自己是否情愿，他，罗斯福，始终被外界认定是美国外交事务的发言人。



即使在这“最黑暗的非洲”，罗斯福试图从大众眼中消失——哪怕是淡去的幻想，都无法实现。这次非洲之行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英属东非当局为他提供了诸多方便，这辆火车就是代理地方长官特地为他准备的。只要他还在殖民保护区的土地上，他就必须对每个殖民区的长官都表现出对等的尊重，毕竟，他们总是不辞辛劳地在他居住的小木屋——不过是泥巴和篱笆搭建起来的陋室而已——上挂好英国国旗。

罗斯福计划12月初结束他在东非的征途——如果经费充足的话——他希望可以带领一小队人马穿过乌干达到达尼罗河的源头。这样的话，新年伊始的时候，他就可以沿着这条伟大的河流直达罗马，悠闲地打打猎，也许还会有机会收获北方的巨兽。在他的妻子到喀土穆（苏丹首府）和他会合之前，他可以彻底远离人类社会的文明和烦琐。他还有11个月可以尽情享受自由的生活。与妻子会合后，他希望有机会带她去埃及的阿斯旺、卢克索和那里的卡纳克神庙看一看。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曾经去过卡纳克神庙。虽然年龄很小，但在那里，他居然感觉到时光在倒流（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妻子总是出现在他的回忆里：在他只有12岁的时候，小伊迪丝——伊迪丝·克米特·卡罗——的一张照片就能够让他的思乡之情泛滥开来，开始怀念那些永远不会再来，哦，永远不会再来一次的曾经）。埃及之旅结束之后，他们计划从亚历山大港北上意大利，重游他们的蜜月胜地，再之后，就是他继续北上柏林完成他的演讲。根据他的计划，这次旅行将会一直持续到1910年的夏初。在那之前，他不会返回美国。



“JAMBO AWANA KING YA AMERIK!”（东非语，意为：美国总统先生，您好！）

300多名行李搬运工、持枪士兵、马夫、搭帐篷的工人和非洲民兵在卡皮蒂（Kapiti）平原小站外排成两排，大声欢呼。在这片海拔5500英尺的平原上，他们搭建了64座帐篷，随行的设备中的一半也已经在赤道非洲装置妥当。这种规模和阵势，倘若赞助方并非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赞助人不是安德鲁·卡耐基的话，这简直就是一场英国人的军事突